



守身執玉軒遺文
書巖牘稿
計有餘齋文稿
貞蕤稿略

王
子
雲
集
卷
之
一
七
十
九



書

嚴

贊

稿

楊 峴 著

中 華 書 局

此據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
齊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益都楊君書巖以樸學著稱與曲阜桂大令棲霞郝戶部交善余遊山左曾求其箸述不可得偶從敝肆見殘稿十餘紙半有戶部題識亟攜歸編爲一卷以存其文友人魏鹹尹錫曾嘗言爲前人蒐拾殘牘文字比掩骼埋胷余謂欲人弗見令萬馬蹴平世多有矣異時當節縮衣食盡與棄行庶有封樹置防護姑記此爲之券同治六年歲在己巳九月丁丑會稽趙之謙書

書巖贊稿

清 益都楊 峴書巖著

讀五帝本紀

史記之書詳于秦漢此篇與三代本紀雜取尚書春秋內外傳世本戰國策爲之故其文不能雄深如始皇以後諸紀然其去取之意則亦非苟然者篇內序五帝之世全用五帝德及帝繫之文二篇皆出孔氏故子長謹而箸之其意蓋以尚書爲主而高辛以上則頗采傳記之可信者粗具支派以見三代之所自出而已至于堯爲帝嚳之子禹爲顓頊之孫上距黃帝裁五世而自黃帝至舜乃九世此其中間必多曠隔而子長一因舊文所謂疑則傳疑蓋其慎也歐陽永叔嘗辨史記世次之誤以子長爲不知取舍而羅長源金吉甫馬宛斯之書遂不以虞舜繫黃帝又不專疑其世次隔越咸祖述歐說以舜妻堯女爲有虞姓之嫌愚竊以爲未得其意也鄭康成箋詩以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孔氏正義曰謂其後世子孫之妃也未知其爲幾世故直以世言之然則稷與堯蓋同出帝嚳而非其子如炎黃皆少典之子特同出少典氏而神農軒轅不得爲兄弟也以是推之堯舜之去黃帝遠矣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則殷以前同姓而異族得通昏姻可知且卽以周道言之異姓皆可爲昏而十二姓竝出黃帝則姬酉儂依其謂之何堯祁姓也舜媯姓也三女簞降特宋魯之比耳生民之

始安知不同出于一人而遽以唐虞爲濱倫何其戾也。虞幕爲舜祖正小記之所謂別子亦猶契之于湯。稷之于武豈可爲不祖黃帝之證哉。古今懸絕雖殷周不能究其世系之詳則唐虞以前固所當闕而其墜文逸說散見于禮傳者由來既久雖容有脫誤不猶愈于後人之臆造乎史記而後若謙周古史攷皇甫謐帝王世紀司馬貞三皇本紀劉恕通鑑外紀之類非援引荒怪則以意離合補綴于其間皆子長之所刪除與其所闕之而不敢妄論者也篇末言擇其尤雅者著爲本紀而三代世表亦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故世紀黃帝以訖共和其慎如此後之君子生二千年之後乃欲排棄禮傳虛樹己說好學而不能心知其意於淺見寡聞者又何責焉。

古今尺步攷

曲阜孔季重尙任得江都閔氏所藏銅尺當今工部營造尺七寸有奇文曰慮虒太原縣名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建初後漢章帝年號蓋卽五代史志所謂漢官尺也季重作漢銅尺記及周尺攷辨直以爲周尺誤矣余從其同縣桂君未谷魏許得所摹周尺爲顏樂清繼倫家藏以脈經尺下寸關尺之法與九府泉刀八寸加二寸成十寸之說校之皆合比今部尺裁六寸四分耳尺之長短既殊而步數又多寡不一此田畝之大小道里之遠近所以相懸也王制以古今尺計田里相當之數而所指時世究難臆定諸傳記皆先秦舊書周度爲多學者或以今律古則蒙釐千里失之遠矣茲以六寸四分因周步得今尺若干而以今之步數除之錄爲田畝道里二攷以質同學君子

田畝

古者方六尺爲一步，積百步爲一畝。今方五尺爲一步，積二百四十步爲一畝。古者百畝當今二十四畝一百三十八步百分步之二十四。餘步不及十分畝之六

古步方六尺，以六寸四分因之，得今工部營造尺三尺八寸四分，以三尺八寸四分自乘，得一十四尺七十四寸五十六分，爲古一步之積，與百畝一萬步相乘，得一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尺，爲古百畝之積，以今步五尺自乘，得二十五尺，爲今一步之積，與一畝二百四十步相乘，得六千尺，爲今一畝之積，以古百畝之積爲實，以今一畝之積爲法，除之，得數如右，即古百畝當今畝之數也。又今民間度田，率用大畝，尺步之數隨地不同，益都以六尺爲一步，五百四十步爲一畝，于官步五尺爲七百七十七步十分步之六，今以前項田五千八百九十八步百分步之二十四爲實，以七百七十七步十分步之六爲法，除之，得七畝四百五十五步百分步之四。以六尺步五百一十六步爲畝計之，則四千九十六步爲七畝三百一十六步也。餘步不及十分畝之六。即古百畝當今益都大畝之數也。困學紀聞言古百畝爲今四十一畝一百六步，蓋止據步有多寡而不計尺之大小耳。

道里

古者三百步爲一里，今以三百六十步爲一里，古者百里當今六十四里。

以古步三尺八寸四分，與百里三萬步相乘，得一十一萬五千二百尺，以今步五尺與一里三百六十步相乘，得一千八百尺，以古百里之長爲實，以今一里之長爲法，除之，得六十四里。日知錄言今六十二里當古百里非

也。又言今尺大于古四之一亦未的。

書桂未谷跋漢官尺摹本後

曲阜孔岸堂戶部得漢官尺于江都閔義行。因作漢銅尺記及周尺攷辨。凡三篇。直以建初尺爲周尺。文雖辨而實非也。右其同縣桂君未谷摹其尺裝以爲冊。并摹周尺于後。跋尾云云。亦不以岸堂之言爲然。其說良謬。而中間誤以建初尺當周尺九寸強。蓋所摹周尺當建初尺九寸弱。當云建初尺當周尺一尺一寸強。乃合耳。又云以王莽貨布泉刀較之。皆合。按莽之泉布自用劉歆銅斛尺。隋志以歆尺與建武尺。晉前尺。祖沖之尺爲周尺。比漢官尺短校三分七毫。今謂較之皆合。所未詳也。漢官尺長于所摹周尺一寸二分有奇。亦與隋志實比。晉前尺一尺三分七毫者不合。不知顏君所藏果何所據。定爲周尺見未谷當面質之。

澠谷太守舊藏詩法源流序

家澠谷太守于峒六世祖南溪君爲從祖昆弟。書放晉人在元常逸少之間。峒所藏十七帖臨本與重訂草訣歌僅二種。他所見于戚友家者亦皆行草書。正書不多覩也。同里李雲阜先生偶出詩法源流一冊。卷首尾有文煥印。一青州澠谷居士印。三橫行上下及中間楷錄舊注殆滿無復隙紙。蓋公罷郡家居後。以課諸子姓者。體方而力遒。于元常爲近。峒嘗以爲文章字體皆與時升降。後人競趨輒美其善于文者。抑揚詠歎而止耳。工于書者。波磔委媚而止耳。汪若文氏嘗謂曾蘇非古文。如李泰伯退居類稿、司馬溫

公傳家集拙多于巧，樸勝于華，乃真古文也。峒亟歎其知言。今于公書亦云爾。詩法不足道也。於康公當明世宗入繼之初，官禮部祠祭郎時，方議崇奉興獻王爲本曹職守。公旣與尙書毛澄、侍郎汪俊、賈詠等連名執奏，復因郊祀日清甯宮後殿災，自上疏引漢桂宮鴻寧殿災以定陶傅太后事諷切上會張桂議行，遂出典郡。其立朝本末如此。昔人稱顏魯公書法固佳，亦以其忠義大節爲世推重。若蔡元長書，則人共唾棄之矣。由是言之，書固以人重哉。公之文集書翰，舊藏于四世孫青嶼先生家。青嶼無子，沒後散亡略盡。上世宗疏具載年譜，詩則海岱會稿中有若干篇。今其書翰之存者，如寸金碎玉，皆墨寶也。峒生也晚，不克收羅，放失以纂前修，而雲阜于先正遺書，繕完弄藏，唯恐不及。其誼爲可感也。已承先生屬因書而歸之。

南北史摺華序

蘇子瞻云：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愚常服膺其言，謂不獨記誦之法，撰著之體，亦宜然也。自昔之采擷前史者，或綜古今以備典章，或蒐蒐瑣以資談助，雖所識有大小，學者苟求所欲得，亦何必費掌故而遺說家哉？錢唐周兩謹先生好南北史，旣作年表一卷，世系表六卷，又欲爲職官地理二表，以究八代因革離合之變，美志不遂，未有成書。聞嘗掇二史中瑣事，碎辭以續世說，卽摘李氏上書表語目爲摺華，凡八卷，誠輟中之祕。本座上之雅言也。朱子謂世說所載，晉人風流處，許敬宗寫人晉書，多爲改壞。若先生之甄錄有體，不舛不漏，賢于唐初。

修書諸人遠矣。往太史杭大宗先生撰兩漢書，蒙拾先生少時嘗助其采獲，復校注五代史記，裨補歐公之闕略，蓋庶幾乎。大小兼識者，匪止剽獵翰藻，取供把玩而已也。世系及年表已有刻本，哲嗣繼千重，以是書開雕，愚既嘗與聞緒論，而撫其已成，惜所未就，尤願爲繼于勸之。

重修宋三賢祠記 代

國家著令，郡縣名宦，皆得附祀于學。其有古蹟可攷見者，又即其地爲專祠，蓋不獨遺愛在民，亦將俾守土之吏希風前哲，以爲後事之師也。青州西門外百餘步，爲范公泉，有亭覆之。王聖涂燕談錄所謂營邱佳處者也。後人卽泉上爲祠，以祀公，而石井水側舊有富公祠。歐陽公祠在其北。其後二祠皆圯。本朝順治中，知府寧遠夏君，葺文正公祠，增築二堂，移兩文忠而俠祀焉。易其榜曰宋三賢祠。嘗攷三公守青先後，富公以仁宗慶歷六年自鄆徙青，皇祐中范公繼之。歐陽公之知州，在神宗熙寧元年爲最後。校其年，蓋則范公生于太宗端拱二年，真宗大中祥符八年第進士。富公少于范十五歲，長于歐三歲。其舉制科與歐成進士，皆以仁宗天聖八年。今祠奉范公于中，左富右歐，禮亦宜之也。北宋之世，青爲京東望州，出守者，自寇平仲、張帥亮諸公，名賢以十數。而三公德業尤著。富公活流民五十萬人。齊州禁兵欲應王，則亦賴公先發以弭其變。歐陽公當新法之行，請止散青苗錢，幾至獲罪。其遺愛殆與富埒。而范公少時，寓籍長山，數往來淄青間。今長白山醴泉寺及博山之秋口，皆有范公泉。獨青州爲晚年宦蹟，二百里內相望而三，則青人之盡像立祠以事公者，何遽不若邠慶二州之民乎？今年三月，余假守青州，過謁祠下，拜

范公書像汲泉而飲之門垣亭堂傾墮殊甚時方謀修府學未暇及也閏五月嚮役將竣始以其餘力庇材泉上爲堂者三爲亭者二爲門者一咸徹而新之功垂成余適去任將還膠州乃屬辭留畀石師使刻之抑余尤有感焉燕談錄稱歐陽文忠公及劉貢父張禹功蘇唐卿皆刻石亭中齊乘亦云金人有禮泉碑今無一存者則余所刻石他日爲柱礎爲令彔亦付之不可知之數而已士生當世惟立德立功可以不朽而金石之堅爲不足恃若三賢者雖與青之山川同久可也然則後之人欲希風前哲其在修實政哉其在修實政哉

重修忠孝祠記

忠孝舊無專祠青之有祠自雍正五年始知益都縣陳君元麟建之府學西偏以應詔旨者也忠義自唐密州刺史劉公康以下十人孝友自明吏部侍郎王公讓以下十七人既爲之主且刻其名于石歲久蕪廢乾隆己酉春武功張公權知青州重葺府學里人張君玉楷拓陳碑懸諸董工之舍公見而詢之乃分修學之餘謀于二十七賢之有後者醵貲興作浹月而竣時建祠已六十餘年主祠皆殿猶賴舊刻之存得以不泯其遺跡則陳君者信有功于名教矣顧其所祀諸賢止據縣志而于史傳覈之或疏王平盧已降梁故歐公新史不列于死事王千戶專殺宰輔律以春秋之法應書爲盜非陳東歐陽澈上書陳言者比也又按通鑑唐昭宗天復三年淮南將王茂章會王師範弟萊州刺史師誨攻密州拔之斬其刺史劉康父是密州爲朱氏守也平盧既以攻朱氏爲忠義密州又以爲朱氏守爲忠義豈爾時梁人逆節未

章得援城亡與亡之義與祠之成。張公已去青州未及論定。謹依石刻舊次奉主人祠。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會公再過益都屬峒爲之記。峒惟忠孝大倫出于天性。然或遭變事而喪所守。或矜奇行而害于義。袁既往以勸方來。祠惡可已哉。公之爲政。承尊甫誠齋先生家學。奉公潔己所去見思。先生棄養幾二十載。語及先德。輒以祿不逮存。愴然有風木之感焉。語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久廢之典。一朝而復。知嚮役之有待也。劉密州名義誤作義王。千戶誤加侯字。普顏不花繫官而闕其名。皆碑之疏。旣爲改題栗主。因附書于此。

青州府重修八蜡廟記代

古者祭蜡。蓋爲之位而無廟。近代始有之。猶釋奠之禮。古但祭先聖先師于學。而今則廟事孔子也。八神之名。見于記郊特牲者。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畧五禽獸六坊七水庸八鄭康成注無百種而有昆蟲。王肅則去昆蟲而分貓虎爲二。按記文土反其宅以下乃蜡之祝辭。昆蟲艸木非復神號。禽獸之中所容者廣。貓虎特舉其一二。分爲兩神。遺漏多矣。要之當以經爲正也。青州八蜡之祀。明初寓主于太公廟。嘉靖中知府鄧杜君始別爲專祠于其南。屢修屢圮。迄今二百有餘年矣。歲癸丑郡之人士請醵貲以謀修復。余聞而謹之。鎮番謝君葆澍攝令益都與余議合。各出奉錢爲之唱首。以屬山陰王尉汝楠俾董其功。庇徒度材踰歲而藏事焉。府治自去秋艱雨稷梁二種。弗穢于苗。會蜡祠丕作。而時霖繼降。田槔勃興。沂境飛蝗。聞入郡南。不犯禾稼。振羽而去。里民見休于神。將以順成通蜡事。相與礪石堂下。而乞余

撰其刻辭。余惟莆田之詩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大田之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傳云：田祖先嗇也。此言神之時雨暘而除其害也。蓋蜡祭以先嗇爲主。而凡害稼之物。自有司禽噦者爲之驅除。如太平御覽引漢實錄。乾祐初。開封府三縣。蝗爲鶴鵠聚食。敕禁羅弋。則昆蟲亦與其閒。豈止貓虎之食鼠豕哉。流俗不察。徒以其文从虫。因謂蜡爲驅蝗之神。若劉猛將軍之比。傳誚甚矣。余旣徇里民之請。爲正其名。以釋俗惑。且以見神之爲功于農者博。而嗣而葺之者之不可以怠也。其祠宇修廢之故。舊刻已具。茲不復云。

北陽橋記

青州城西有鄉聚。曰五里鋪。西南諸山。果樹之產。皆集于此。楂梨桃柳之屬。傍負入市者。肩相摩也。其北爲北陽水。亦曰濁水。漢書地理志。云爲山濁水所出。說文解字。云濁水出齊廣媯山是已。媯山今名九回山。距府城三十里。水出其下。東北流。逕鋪北舊無橋梁。築石爲道。漸成齧缺。夏秋之交。霖潦漲發。深流競注。邑西北郊之逐墟販鬻者。適當其衝。行者病涉久矣。癸丑歲九月。里人相與募貲。庀材爲石梁。十有一空道之齧缺者。亦甃而新之。凡四閱月。工告竣。事計費千有餘緡。將伐石以記之。過予而徵辭焉。予惟橋梁道路。王政之所先也。吏治之修廢。民力之贏詘。于斯焉在。方今守令賢明。城中經緯之涂。與北陽橋之直西北道者。咸就完葺。民不知勞。顧此地僻處山邨。軒車往來之所弗至。而諸君席豐稔之餘。出其財力。左右賢長吏之所不及。是漢碑所目爲義士。例當附書者也。旣爲之記。并列陳貲名氏于其陰。以勸來者。

重修南陽橋記 代

南陽水徑青州南北二城之間。北城晉羊穆之所築。故東陽城也。南城卽今府治。未詳何代所築。而唐封演聞見記。已有青州南城之稱。則城之建固前乎此矣。水上疊石爲梁。以通往來。宋曾肇有南洋橋記。其遺蹟直故表海亭之南。非今橋所在。又其文以陽爲洋。俾長沙蜀水與朐瀨石溝相貿。是子開之疏也。自金人移治南城。北城遂廢。至有明而橋與北門俱徙而東。卽今地也。神宗時更名萬年橋。本朝康熙二十五年圮于潦水。法慶寺僧成行然指募修。六募而就。時三十五年也。蓋百有六歲于今矣。乾隆四十七年秋霖積日。西南諸山之水奔注而下。橋基石堦。決于悍湍者七之二焉。其橋之上。則轔轔歲深。甓石殘缺。坊梁已泐。闌楯不完。會嘉慶改元。恭奉恩詔。普免天下田賦。迭蠲之次。青州適當三年。比獲豐稔。民力以舒。鄉耆邱瑚等協謀營葺。請于前太守。今廣西廉憲公使君。規畫勸率。醵貲庀材。琢石于山。以易斷裂。範鐵爲梁。以楷坊表。塗灰于磧。以固址基。首尾四載。計費三千餘緡。工未竣。而使君以遷去。余適自嶺表來。秉郡符。樂觀其成。而喜士民之競于義也。昔單襄公假道于陳。以川之無梁爲廢先生之教。薛宣過彭城。以橋梁郵亭不修。知其子惠之不能。五代史記王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夫道橋之興廢。吏治之張弛。徵焉。唐六典載天下巨梁十有一。而石柱之梁四。今青州密邇畿甸。當登萊之衝。完此巨觀。壯我左輔。車不濡軌。人無褰裳。守土之吏得有所藉手以告無過。不亦善乎。因郡人請記書而授之。使刻諸石。嘉慶六年八月。

徒建齊碑記

北齊臨淮王像碑。武平四年立。篆額云司空公。青州刺史臨淮王者婁定遠也。碑舊在南陽寺。唐開元中更名龍興。今府城西門內淘米澗西。蓋其遺趾。碑陰有龍興之寺四大字。本李北海所書。寺額金皇統六年摹刻於此。左方有濟南孫慤題跋。齊乘以爲唐人續刻者。未見孫跋耳。其後龍興寺廢。移置城北彌陀寺。不知何年而石已斷裂。以鐵屬之。日久傾敓。岌岌欲墮。會益都故令錢唐周君嘉猷承修府城。未竣而卒。子慶承繼藏其事。募徒工次。异碑石東徙文昌祠舍。龜趺焉。其斷石零落者。別藏段生松岑家。時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也。上距武平立碑之歲一千二百有十年。而彌陀寺亦爲荒墟矣。明年周遂南歸。因循未立。臥置祠下者二十載。太守李公莅郡之二年。政通民和。留意名蹟。詢及金石著錄之古且巨者。躬造祠下。摩挲遺刻。相度地形。出奉金之餘。屬訓導張君賓雁。司獄徐君步雲。鳩工築基。承以方趺。洗剔補銅樹之庭左。累甓以翼其側。蓋瓦以覆其頰。千載斷碑。屹然再峙矣。祠故有宋元豐七年陀羅尼經幢石亦中泐。張君復修而完之。稱公意焉。昔開成石經。歷唐末五代。委棄折缺。宋汲郡呂公領漕陝西。徙置府學。而纂持爲之記。以爲不得其人。雖金石之固。難必其可久。愚竊謂是碑之建。無關法令。爲簿書期會之所不及。斯亦吏治優暇之徵。而觀其細。可以知其大也。工旣訖。別紀歲月于此石。李公名戴春。字和軒。饒州鄱陽人。嘉慶七年六月日記。

紅絲石硯記

震澤錢巽齋先生長松林書院得紅絲石硯二匣而藏之太守宛平李公爲築室于宋十三賢祠之左題曰紅硯齋先生作歌又集一時屬和之章函致二石而索文于余余覽衆製徵引略同未敢涉筆雖然硯齊產也余齊人其不可以無述按石出益都黑山山下爲王孔社東距縣治三十五里唐柳誠懸論硯卽以青州石未爲第一石末瓦硯初無所謂紅絲石者西溪叢話引王建詩紅硯宣毫各別牀紅本作江姚氏改文就已非詩人屬辭之法不足信也自宋蘇太簡文房四譜列天下之硯四十餘品以紅絲爲最而端歙次之其後唐彥猶作硯錄亦目爲第一品王聖涂澠水燕談錄稱其理紅黃相參文如林木山峯雲霧花卉自有膏潤汎墨色覆之以匣數日不乾品題可謂至矣余前後于交游所凡見數石則皆紅如瓦盞其質疏以粗其澤枯以燥損筆而退墨品反出淄石下故畜硯者率以此石徒被虛名而譜錄之評隴爲過當是殆不然夫物之良于地也其佳者固不多得荆山之璞不可盡規以爲璧泗濱之石不可盡句以爲磬獨斯硯也乎哉太史公書言齊魯之于文學其天性也及觀兩漢儒林傳傳經之儒于易則齊田何服生卽墨成衡咸淄川楊何東武王司諸梁邱賀書則濟南伏生張生林淳子乘歐陽生兒寬齊周堪快欽詩則齊浮邱伯轅固東武伏恭春秋則齊胡母生淄川任公北海周澤甄宇而鄭康成乃爲五經師此皆在今濟南以東青萊之閒數百里內可謂盛矣然通校數郡之人以戶計者八十一萬八千五百有奇是二三十人者曾不及任伯之什一也苟比戶而求師則墨山之石皆硯材矣今先生之一硯黃質而絳文堅密潤澤其一園者文如雲霧副都統伍公所贈也其一得之邑令錢唐周君體方而小所謂林木